

萌芽
书系

花开在途

宋静茹
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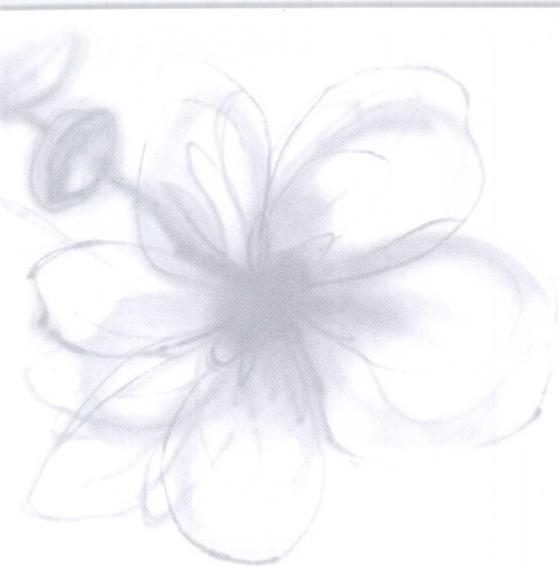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花开在途



——





花开在途

HUA KAI ZAI TU

宋静茹 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开在途/宋静茹著. —南宁:接力出版社, 2007.11
(萌芽书系)
ISBN 978-7-5448-0080-8

I.花… II.宋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6771 号

责任编辑:王淑青 美术编辑:张钰 责任校对:刘会乔
责任监印:梁任岭 媒介主理:覃莉

出版人:黄俭
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

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
电话: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网址:<http://www.jielibei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制: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:6 字数:150千字

版次:2007年11月第1版 印次: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—8 000册

定价:14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自序

这本书里面，几乎汇集了我所有可以称之为“散文”的文字。从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五年，写作历程历时六年，说的是生命里最初二十五年的事。

这书的出版称不上顺利，文稿颠簸于四个出版社，在众多编辑手里磕磕绊绊，最终得以在此时以这种形式出版。其实我私下以为它来得不早也不晚，不轻也不重，恰到好处。

对于已经过去了的，它既不是试卷也不是答案，它不是时间的戏法，不是思维的轨迹，不是回忆的城墙，甚至不是什么岁末总结一类的东西，它只是成长的礼物：那里面的自己，说过一些聪明话，做过一些糊涂事，也幼稚过，也肃穆过；也疑问过，也思索过；也空虚过，也激越过；也平静过，也愤怒过；也言之无物过，也得意忘形过——但还从未有过丝毫的虚妄。这是我的骄傲，非常骄傲。

一年换了一年，生活对于我所看到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依然是糊涂、混沌、寡淡、温存、碌碌——粥一样的温柔。每个人都是煎熬在里面的荞麦，直至最终变得成熟、圆滑、隐忍，成为那粥的一部分。再去煎熬别的人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去、一个问号一个问号地追问下去，就可以离它近一些。但我乐于相信它的存在，并把

它作为我的书名，权当对我的读者、对自己的祝愿——那些陪伴我的一切必将陪伴你，那些超度我的一切必将超度你。即便是一颗煮熟的种子，我依然愿意去作这个努力，从沸粥里开出花来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朵。



目录

自序 / 001

::缓 / 001

你见过老人吗 / 003

粥一样的温柔 / 009

暗恋他、他、他 / 019

过节 / 028

缓 / 032

::福海 / 035

福海 / 037

白日飞升 / 053

聚会 / 057

::不侃不舒坦 / 061

一只狗的真理 / 063

猪的告白 / 067

恐龙改良刍议 / 071





::就是那只狗之生生世世 / 075

女儿红 / 077

繁星 / 081

摇空绿 / 083

::问题男女的男女问题 / 087

他们都老了吗——写给《我们仨》 / 089

我一个人跳舞 / 097

问题男女的男女问题 / 101

介绍一部电影 / 106

::一个愤怒女青年的心路历程 / 111

成长篇 / 113

愤怒篇 / 123

::焦灼 / 135

辞退风波 / 137

荡漾 / 140

笨拙者 / 143

生如夏花 / 146

间歇性失忆 / 149

庄重和固守 / 152

山海经 / 154



夜色微醺 / 157
安睡 / 161
焦灼 / 164
酩 / 166
冬日印象（一） / 169
冬日印象（二） / 171
冬日印象（三） / 173
她 / 175
看那月亮 / 177
坐井观天 / 180



缓

我的小片子必须好懂，里面不表达原谅、欲望、记恨、遗忘——我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。



你见过老人吗

你见过老人吧？当然不是废话。说得对，就是这么一些人：换过好几个版本的身份证件，使用过各种钞票粮票，户口上生日一栏的数字匪夷所思的久远，再远一点的不久就会另跟一串数字在后面。他们的动作有那么点慢；反应要再慢一点；需要决策点什么时，还要慢。他们畏冷，可是向往热闹，不过又怕吵。觉其实很轻，但打极重的鼾；又睡得少，往往不过打个短暂的盹儿，然后在黑暗里醒着。要么在很好的日光里发呆，静静听广播，轻轻摇晃，絮絮地说话……他们的目光是饥渴的，常常想念一些人，想看。常常看不到，会比常常还要想。可你看他们的眼神，并不全是寂寞的。只是安静，带着点呆。他们挑食、贪嘴、会撒娇、爱耍赖，常常就赌起气来，要发脾气。的确是些没有什么用处的人。不中用了——听听他们理直气壮的抱怨。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娴熟地走象田马日，缝极平极细的针脚，养几株壮得气人的花草，还有绝妙的故事和俏皮的俗谚——他们其实很狡猾。

对的，就是这么些人。你叫他们什么？老祖母、爷、太、叔公，或是外婆、姥姥、太奶奶？还有些别的什么吧——费尽周折的姑表舅亲，沾亲带故的老人家，对不对？他们在久远的日子里造出了一个接一个小人儿，养育了你的父辈、父辈的父辈，然后那些日



子渐渐老成一个年代，后来有天，他们自己也终于没到了日子的余晖里面。或者你恰巧就是这么个小人儿，在他们的拍拍打打中出落成这么个了不起的年纪，是这样吗？他们给了你什么？吊梢眼睛还是打卷的头发？你姓了他们的姓。有时候，他们会在你的名字里传下个字。大多数的时候，你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并不相同的血液。

你见过老人吧？我只是好奇。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？身体健康？爱唠叨？精神矍铄？还是，都很糟糕？你是个在老人身旁长大的孩子？听说他们会很溺爱孩子，有曲折的身世和令人敬重的品质，他们是民族的美德。是这样吗？我只听说，你来证明给我看。

对不起，你不能，当然你不能。可能你的父母上了点年纪，没准儿哪天放下镜子你相信自己就有那么点老态了。可你还是不能证明给我听。我指精刮稳妥，行将就木的老。有那么点残酷？你当然不是。你不是，可你总和老人朝夕相处过，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日子是不是被拉长了？有没有种相濡以沫的温情？

不，我不敬畏老人。孩子才令人敬畏。是什么决定了有着天然好恶的婴儿会扑向谁的怀抱？被选择的时候，我有受惊的欣喜和惶恐的光荣。老人不一样：他们是僵化的孩子，有钝的眼睛，并且架着经验的眼镜。

但还是很好奇。这样一个食盐多于我吃米、行桥多过我经路的群落——什么是他们留下来的？是什么使他们留下来？他们正在离去。

干吗总是问你呢？我当然也有老人，自己也可以说一点来听。过年时，将一张张折得整齐的草纸丢进火里，爸爸烧一处，妈妈烧一处，零下三十度的气温，两个小小的火堆非常暖和——我的老人。

先是奶奶，接着爷爷，再后来是姥姥和姥爷。现在又是奶奶。

老人们老了。

小的时候，每年的节，我得和火车一块儿作准备。跟着爸爸和妈妈回家。爸爸或者妈妈。他们的家。准备包括选择：充分民主，完全自由。通常三个包袱：爸分一个，妈分一个，我算一个。两人四只手，两只右手司职“提”，余下的一只左手负责“牵”或“抱”，空下的那只左手就能多提些东西回家——他们爸妈的家。比较喜欢跟着爸爸，小孩子没那么多兼顾公平——公平地说我那时可不觉得自己也是个“包袱”。而且被抱着时我常抽空鼓励他们，帮着擦擦汗什么的。其实姥姥家倒有更多的关注和溺爱。所以才不自在。

小的时候并不太久。

安静躺着的爷爷看来寻常。可不再叫我兔羔儿。不过他睡觉的时候也不叫。大人们都忙着哭，没工夫理我。这样我就得以在离他够近的地方，以够好的视觉角度，安安心心地好好看看他。不想被他们扰，我专心看自己的。沉默着看。我看他的蓝色衣服和方口鞋，看他和我形状酷似的手、挺的鼻子、厚的耳垂，最后是脖子上的一块松弛的皮——我最喜欢的，揉在稚巧的指间感觉很好。我知道他马上会被烧掉，烧掉就没了，这不用人教。可并不因此而想哭，他们哭什么？想跑过去搂搂爷爷的脖子，把额头贴在我喜欢的地方磨蹭，多柔软啊！不过那样得冒着被大人盯着看的危险——嗔怪的眼神。我看到大铁箱子抽开个盖儿，看到里边着着火，看到我的爷爷被关抽屉似的带进去。盖子归位的时候，我看到抽屉里边脱了白！痛恨这所有的一切！非常恨！

在此以后有段时间，每一个晚上，我都尽量睁大眼睛拼命忍住瞌睡。爷爷是一觉睡过去的，我怕火，更不要被推到抽屉里去。成年人永远不能理解孩子的恐惧。小的心里是怎样盛着死亡——现在



的我已经没办法体会。

姥姥和姥爷相继离开，其间只隔了三个月。我被各种考试折腾得十分麻木——姥姥拖得太久，姥爷走得太急。没奔丧，也没太多沮丧。但是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近崩溃。我得承认她是我见过的最坚硬的女人，并且坚韧。她的塌陷引起我新的恐惧——我终于怕了她怕的。极怕的问题尽量丢开不想。但在某个时候，需要面对的时候——人必须绝对的坚强。

认定了我的足够的大——年龄和心理的足够，爸妈开始和我分享他们的秘密：老人们的故事。老人没老一辈子。曾经有个时候，他们有令我汗颜的年轻，并且有所不能企及的爱情。他们曾有的激越、荒唐、决绝、果敢和浪漫都令我骄傲。非常骄傲。好的故事有天要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，他们的、我的——必须如此。

你见过老人吗？这次是诘问。因为相信你没有。你的眼睛装了太多的青春，看了太多的年轻漂亮。看得到他们的好，看不到他们的老。老也可以很好。对。是心虚。我甚至不能说服自己。但你可以的，如果你的心生长得平和、自然。自然不怕老。老本就自然。

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看见我的姥姥。病。瘦。干成小小一个蜷在床上。那床因此显得没道理的大。她夸赞我吊带裙子的颜色，喜欢我带去的果冻。那一天她精神不错：皱纹真和谐，线条相当好，眼睛笑起来有四道褶子，小小的鹰钩鼻，嘴唇非常非常薄——真漂亮。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。现在想来可真漂亮。我甚至有点希望自己能像她：她的五个女儿没一个继承她的容貌，我分了她的基因，但没半点她的影子。

你见过老人吗？来看看我的奶奶。二十天前还在我身边的，两天以前还在我生命里的，最后一位老人。非常的老。给你看什么？她抱着你，浑身上下没一处不打点战，坐下来就佝偻作一团，背不

可思议的弯，头不成角度的一路向前倾。你拉她，她用更大的劲儿来回你——老人哪来这么大力气？手臂给她抓得生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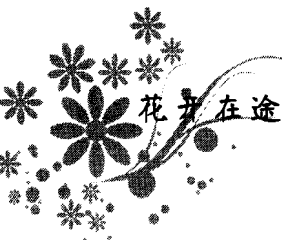
她干净，脸上有雪花膏的香，看起来其实没实际年纪的老——还是老得没了年纪？凭着一股子冲劲她就俯向你，你用力撑她，这样就给她一个很好的角度逼视你的脸。和你对峙着的——她的脸：瘪的腮，无睫毛，眼里有某种动物的神情。你会嫌弃她吗？这样一个老人，这样一个年纪？我说过的，她整洁，头发梳得很好，脸洗得干净，她还擦了不知牌子的香脂，这我也告诉过你的是不是？你嫌弃她，凭什么呢？你不会？我会！

经了风霜的脸，浓重的鼻息，受伤似的表情——如果力气足够大，我需要距离。老人的呼吸里有种腐败的味道。

时间的味道！

来看看我的老奶奶，请别往后蹭那一步好吗？给你看那份曾经的年轻：头发挽在脑后是个沉重的髻，清晨的肌肤胜过于花朵的柔腻，眼眶里总汪一点过剩的水，指甲平滑，手指纤巧，胸腰腹臀的起承转和紧张体己。也许不十分漂亮，不过年轻，有年轻的轻巧和丰盈。其实全没必要低估她曾经的那份好看。依旧有匀的骨骼，小巧的颅，尖俏的下颌——骨头不怎么会老，它们只是更脆，然后会有点变形，彼此间相互孤立，协同运作时就有了咯吱咯吱的响声。该贬损的只是年纪，钙质和水分一同流失，多少的好看就只剩下这把架子。

头痛，骨头痛，肚子痛，问到哪里痛到哪里。便秘，抓你的手去揉她的肚子，松垮的皮里包着硬的结——活受罪。真的，我非常怕。可她很乖，要她吃饭，她吃下满满一小碗，吞你手心里的药，她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她要你看她，她要看医生，要用很多力气。用力气大便。要用力气忍疼。用力气活。十二分地信赖你，怕，你



怕，凭什么？活受罪，谁给你的资格？

请老医生来灌肠。当然要脱衣服。她哀哀地哭：“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，活了这把年纪，丢尽人了。”老得忘了性别，可没忘了羞耻。转眼结出大便，就不晓得哭了。坐在马桶上，伸手去够滚在地上的手纸，她不要帮忙。臀撅在半空中，手指去够地，弯一次腰，曲一次身，抬高一次半空中的臀。头几乎要撞在地上。再弯！跪下来去抱她，她的手臂攀在你颈上，孩子似的。给她擦大便，隔着厚厚的手纸，还能触到硬的痔。为什么会感到恶心？在克服什么吗？为什么不把胃吐出来？给她输液，坐在旁边用你的手捂她的，她发出猫一样舒服的呼噜声。满意得睡过去。

你还要看吗？我的老奶奶？

还是选择和我分享点什么？花样的岁月，馥郁的年华？为你的年轻而愧怍吗？谈点什么吧，我们谈点什么吧？你喜欢什么呢？香水还是唱片？夜的城市里哪个酒吧够绚？你够个性吗？什么时候最酷？

为什么不再看看我的老奶奶呢？看她曾经的健康：睡眠好像晕眩，饥饿时有个空虚的胃，消化排泄利索顺畅。在我们的年纪——还不曾吞下过几颗药片！

你见过老人吗？来看看我的老奶奶。

在你而立之年给你父亲圆一个家的女人，你叫不叫她母亲？

一辈子没有生育，她就是我的奶奶。

老奶奶老了。享年八十六岁。

我的老奶奶一直很努力地活下去，她只是没有力气了。

2000年3月

南开14楼207室